五先堂文市榷酤

五先堂文市榷酤卷之三

目錄

共二十六篇

五先堂文市榷酤卷之三

楚郴後學袁子讓仔肩父著

兄　袁子謙虛受父

弟　袁子訓經翼父仝校

男　伯獻

仲璿　仝錄

御臣篇

失棰策去銜橛，造父不能服馬；外規矩，棄準繩，王爾不能匠木。故法者，人主所以羈的臣下，而嚚使海內者也。馬或奔踶而致千里，士

或不羈而致功名。夫泛駕之馬。跅弛之士。亦在御之而已。況小人之事君。主賢明則悉心以事之。不肖則飾奸而試之。好惡見則下有因。而君可竊。辭意達則臣得窺。而主不神。弛于約束。則有中射奪藥之欺。假之聲色。則有田駟兩目之眹。故用人貴得其御也。說者謂權宜專任。政不可以多出。故魏兩用樓翟而亡西河。楚兩用昭景而亡鄢郢。齊兩用田暌而弑簡公。非不專之爲害乎。韓昭加一庛正。而馬益癯。漢宣增四廷平。而政益亂。此兩用

公仲公叔者繆留以為不可也然伊尹兩相而成湯王管隰兩登而桓公覇兩用潰國則是湯不王桓不覇也湣王一用淖齒而死於東廟主父一用李兌減食而亡亦豈兩用之罪耶故主誠有術則無用不減無術則兩而爭一而制不有齊楚西河之患則有廟死減食之憂故為之名分以禁之則并其名分而竊之為之權勢以正之則并其權勢而侵之為之鈇鉞以威之則并其鈇鉞而得之田成子竊國并國之法度仁義而盜之焉負篋擔

囊夜半而走惟恐扃鐍之不固也故楚王失
其御子圉縊殺之齊莊昏於色崔杼中其股
項氏未滅而信越先王高祖失所以制韓彭
而卒有相疑之隙啼則與果不受制命理宗
以小兒待李全而竟如賈涉之料故袁絲請
殺淮南之寵以全兄弟之情魏相請抑霍氏
之權以完功臣之世亦曲全之善術也故聖
人以術制天下有所縱而使之有所約而制
之有所抑而全之故萬物皆爲我役牛服于
箱馬服于轅鷹隼服于鞲而無不制之雄是

故有所用其義而不爲靳。如魏武恐呂布之颺去。而不予徐州。宋祖亦以鷹視曹彬。而不予使相。有所用其恩。而不爲弛。如代宗厚結李光弼。而光弼愧死。宋祖不容訟者。而郭進成功。御臣如此。桀之犬。可使吠堯。蹠之客。可使刺由。而况以聖明用之哉。

御臣篇尾

壅蔽篇

人主矜過飾非。則主道重塞。又以問螇詰縻之資。遭指鹿媚狐之佞。上不明哲。下復壅蔽。大臣比周。相爲耳目。以偎主隙。人主掩蔽無道相聞。鄭人之鼠爲璞。下和之玉爲石。是何異于侏儒煬灶之夢。燕人浴矢之亞哉。夫越雖富強。人主弗羨之。以其不爲吾制也。今大臣專權。上下壅蔽。則國爲越也。夫姦之食上也。取資乎衆。借信乎辨。而以類飾其私。人主不自斷。而待合參。其勢資下也。主術操此。是

自樹一障。未有不爲臣下所壅蔽者。然而壅蔽之禍。必機先自蔽。然後人蔽之。好高之蔽則齊宣用二石爲九石。溺愛之蔽。則魯人以惡子超商叫。猜忌之蔽。則亡鈇者以隣子爲竊鈇。莊子曰。金投者昏。蓋情之所重則偏。偏則宜其蔽也。齊湣之亡。問故于公玉冊。曰。諸侯皆不肖。惟君賢。是以亡。王曰。賢若是苦哉越王授四子。其弟豫譖殺其三。又譖殺其一。王不聽。國人助其子以攻王。王曰吾不聽弟以至此也。吁。亡不罪己之不肖。而反歸罪以

為賢亂不罪弟之釀成而反悔殺子之不盡壅一至此哉齊王之令傳以為巳過于堯舜故賢者解體而去虢君之出亡猶惡聞巳過故御者易塊而逃秦有箝口之法兵入望夷而左右莫敢告隋有惡聞變之主郡縣皆陷而四方莫以聞夫差斬泄語者七人而難大作我主扞弓射言秦兵者而兵突至宋王三殺報齊寇者而寇卒來此皆自蔽之為患也然又有以不蔽流于蔽者光武親見梁松之隙于援而復聽其薏苡之譖章弟明知竇憲

爲指鹿之奸。而復任之鈞衡之地。有以去蔽成其蔽者。衛嗣君恐薄疑之障。敵以如耳而益其障。恐世姬之壅。耦以魏姬。而益增其壅此。均猶之乎壅蔽也。

壅蔽篇終

國資篇

天下無粹白之狐而有粹白之裘取之衆白也太平非一士之畧君取之衆者也令夫弓出于谿子少府時力距來射遠者括蔽洞胷近者鏑弅心然非逢門弗任焉令夫兵出于冥山棠谿合膊鄧師宛馮龍淵陸斷牛馬水截鵠鴈然非烏獲弗用焉國弓矢也善人君子善擊射者也是以人主任之授弓于逢門託劎于烏獲然後國得其用是故子產歌溱洧而叔向以爲鄭有人子罕哭介夫而晉覘

以爲宋不可伐鬭伯比欲誘隨而熊率且比曰有季良在苟息請假道于虞而獻公曰有宮之奇存齊桓欲去鄭三族而管仲曰有三良爲政晉人以敗楚爲賀而文公曰得臣猶在憂未歇也江左以燕王儁卒爲喜而桓溫曰慕容恪尚在憂方大也衛遊十士于趙而簡子止伐衛之心魏式干木之閭而司馬唐止秦國之旅范昭之覘齊也請君尊而子仲徹之請周樂而太師沮之遂歸寢其謀君子謂齊有尊俎折衝之上士尹池之使宋也見

司城前不禁南家之曲墻中不沮西家之斜潦遂還罷其旅君子謂宋有御侮廊廟之賢衛有蘧瑗史鰌司空狗而季札必其未有患晉有趙孟師曠史趙女齊而季武知其未可媮眞宗以張詠知益而夏人不敢窺邊哲宗以司馬爲相而契丹不敢生事金以徒單鎰執事而胡沙虎不敢即眞孰謂賢人不重于國哉語曰居高者自處宜安覆危者任權宜固堯以仁義爲巢以禹皐爲杖故高而安勁而固秦以刑罰爲巢故有覆卵之患以斯高

爲杖、故有傾仆之虞。杖聖者帝。杖賢者王。杖讒者滅。杖賊者亡。昔唐太宗不受鵲巢之賀。而以得賢爲祥。德宗不受李鶚慶雲之圖。而以進賢爲瑞。見亦微矣。

國資篇尾

戒荒篇

災祥妖孽。非實洸臺驗之祟。而斧斤鴆毒。常在杯觴衽席之間。森森羽劍。非死滅危亡之事。而栩栩咲語。則彎弓下石者也。是以魯隱如棠觀魚。臧僖伯以為不軌不物。魯莊如齊觀社。曹劌以為不法不觀。齊桓觴于管氏。至夜而徵燭。仲父以為過度。景公飲于晏子。抵暮而呼火。平仲出席而辭。重耳懷安姜氏。咎犯有敗名之徵。漢文馳騑下峻。袁盎有挈轡之諫。田獵暮還之騎。不能度郅惲之關。探琹

挐竽之飲。不能入穰苴之室。夫古之人臣。畜止其君之逸樂。類如此。而後國得以不辱。有如以驕君值諛臣。上張鵠以迎。下引弓而射。一邪百中。何所不至焉。故人主之逸。未有不起于邪臣之中。其說者。漢武之窮兵。起于嚴助。其後建朱厓。以玳瑁中。開牂牁越嶲。以拘醬竹杖中。通大宛安息。以天馬葡萄中。而兵紛紛起矣。武帝之好邪。起于少君。其後文成以致鬼中。五利以鬪碁中。公孫卿以仙迹中。而邪雲雲集矣。嗚呼。人主撫有一國。何物非

其仔肩何事非其擘畫戲渝無日而得暇逸樂有念而不敢萌即欲有所見其奇而仰而求之軌範在先王旁而搜之箴規在遺訓何至好逸好樂如膺君世主之為哉故君如好擊則燕石為鋒齊岱為鍔晉魏周宋為鐔天地四時為鍛鍊莊子之劍可用也君如好射以聖人為弓以勇士為繳楚人之弋可法也君如好獵則以天下為籠以九官十二牧為鳳凰以四友十亂為麒麟虞周之獵可師也君如好神仙則以君臣協心為黃白以太平

興治爲吐納陳摶所言之修鍊可行也爲彼縱逸以取亡敗竟何益哉昏蔽之主驕肆之君因其宜耳予獨恠齊武帝之逸遊毋出毋悔常言憾之而未能頓遣也

戒荒篇尾

人重篇

名不徒樹，功不自成。國不虛立，必須于賢者乃克有濟。甚哉人才之重也。楚以一人覆，亦以一人復；齊以一人播，亦以一人還。百里奚去虞而虞亡，入秦而秦覇；向摯去商而商滅，仕周而周興。賢者所至，未有不留庇國家者。是以人主用之。故觀丁父，鄀俘也，楚武用之而克周蓼彭；仲爽，申俘也，楚文用之而縣申息。魯用臣虎，而夫差夜遷；趙用虞卿，而六國重趙。魯有孔子，而兵萊夷止，野樂歸汶陽田。

秦取奚于宛迎蹇于宋求豹于晉而覇西戎鄭國當緉手而得燭之武竟保其存靜郭破衆見而客貌辨卒得其力符堅去程卓而相王猛秦人有喜色之告仁宗出夏竦而用仲淹石介上聖德之詩少康為人牧正為人庖長然得女艾虞思而夏禹復昭烈客劉表杸袁紹然得伏龍鳳雛而赤火炎信陵以侯嬴救敗趙璧以相如得歸韓魏有段規趙葭而國威振吳有張昭徐盛而邢貞畏金有幹離粘沒而宋為之殘元有四傑而金為之破甚

哉用賢之不可已也苟不聽於忠臣而獨行其志動無繩尺薦作亡徵豈惟滅其高名將宗祧之不血食焉故劉璋不用法正而益州以亡秦穆殲三良而霸業不復樂毅代而七十城還齊信陵死而二十城去魏齊湣斮狐援之哭而朝爲草國爲墟戎王疏由余之賢而女樂入重器出魏不用公叔之言而受衛鞅之禍秦不用權翼之言而有淝水之敗項羽有范增鍾離意而不能行其志吳王濞有田祿霸桓將軍而不能用其謀凡皆自速其

亡者也昔齊宣有桓公之四好而無其好士
王斗不許其霸樂克無從政之三才而獨能
好善孟子特許其優也厥有以哉

人重篇尾

興作篇

古今興作之戒如書作南門書新延廐春秋之譏也峻宇雕墻未或不亡五子之歌也彼昏不知瓊臺瑤室蘊古之箴也人疲財盡不知其美伍舉之諫也自古明主未有侈宫室者其建廣不過容席大不過置豆其所不奪穡地其材不侵民間其工不廢農時其鳩不易官常未聞病民也三代而上堯用茅茨禹卑宫室殷高宗之堂僅高三尺周明堂之制止列九筵惜中人之産者罷詔露臺拓禦兒

之疆者棲身陋室蕭何未央之治高祖斥其過度楊素仁壽之營隋文惡其結怨甚至寓監寺于天街兩廊就試院于武成王廟孰非崇儉意哉夫何後世叅天倚雲鏤金列繡貴有限于難成絕無辜于必死此正所謂衆以爲金璧輝煌臣以爲塗膏釁血民何不幸也桀作象廊璇室紂作鹿臺瓊宮晉建虒祁而怨讟動于民言楚成章華而烟戍陳于芋尹秦作阿房下跨渭水上絕雲霄而天下稱桀怨隋作離宮四十龍舟數萬而民間多輀車

漢武帝之起栢梁臺承露盤也高入雲間香
傳十里而漢桊衰陳後主之爲臨春閣結綺
臺也沈檀作具數里香聞而陳祚促唐修昭
陽華清宮列環山而唐幾亂宋作苑囿村居
禽聲四徹而宋以遷皇國父構臺而國人謗
秦康築臺而刑人侵良可鑒也至于阿利之
築垣雉堞以錐試而築人赫連之造械甲兵
以相試而行斬噫此豈復有人心哉是以魯
爲長府而閔損止晉興土木而史䲭吊楚主
大爲興作而翟使愧以狄君之茅茨孝武專

營室而表顓諷以高祖之儉素范淵修堤傾功而蘇軾責文仲居祭過制而孔子譏予高觀築新城而嘆殺僇之多楊賜見作靈昆而罷漢靈之詔良慮及國家不淺也大抵居民上者爲澤中之皙多爲邑中之黔少陳珠星壁月之異者多進顧名思義之說者少借口文王之囿者多鋪張句踐之室者少安得有罷營繕之唐宗起耶昔紂之時治者始紊田器既而興作改紊工器既而世亂改紊兵器噫興作起兵可畏哉。

興作篇尾

敬臣篇

多指亂視。多言亂聽。以一御衆。則衆志定。以衆制一。則群疑生。千人舉瓠。不如一人負而趨也。千夫牧羊。不若一人驅而走也。故事務專任。然後成功。繁騏驥之足者。不能及駑馬。縛孟賁之手者。不能勝女子。故明主之待臣。折節以求之。必專心以任之。專心以任之。必歛容以禮之。使天下知爲國家之倚柱。天子之重臣。何也。天下事。非賢無急。非士無與慮。緩賢忘國。而能以國存。非所聞也。不能重一

人而能存千百人說未之有也記曰貴貴爲其近于君也馬之在野牧豎誏之而無罪及入君之閑則貴人不敢蹴其芻而視其齒非重馬也重所御也夫君之路馬且重而况君之臣乎故文王不使其臣結襪晉文不令其臣係屨武帝不免冠而見黯漢高呼子房而不名漢宣尊霍光而書氏唐太宗重裴寂而稱爲裴監宋劉后尊曹利用而呼爲侍中唐宗優子儀一月再覲哲宗厚彥博六日一朝貞宗詔王旦五日一至中書英宗令張昇五

日一至樞密孝宗呼張浚以魏公稱次膺以官爵陞不可納而與宗納之以便呂端鬚不可剪而唐宗剪之以賜李世勣仁宗剪之以賜呂夷簡豈過爲此奇節乎天下不可以一耳目視聽一手足經營人主之所求無幾而天下之所託者重也文王非亡貴戚也非亡子弟也偶然乃舉太公于州人而用之以爲親耶則萬姓也以爲故耶則未嘗識也以爲好麗耶則夫人八十有二翻然而齒墜矣然而舉之用之尊之信之者欲立貴道白貴名

以兼天下。而不可以獨也。黄帝聽合閭堯問衢室。舜訪總章。非敬臣也。敬其所以臣之者也。

敬臣篇尾

后鑒篇

周南麟趾之化。機由關雎而達。家人九五之吉。恒藉六二而成。故有天下者。宮闈之政。不可不修也。蓋旃幃之中。聽睹之所共集。而粉黛之地。情欲之所易私。自非賢明之后。鮮有布儀範而流徽音者。夫何後世之君。不講刑于。徒宣淫德。借以牝鷄之權。釀成豢龍之禍。自古及今。彰穢史冊。不知凡幾。其受禍最烈者。裂繒笑而商亡。婦逐起而周滅。禍水進而炎光微。南風烈而黃沙起。唐莊焚于樂器。隋

文誤于獨孤。良可嘆也。嗚呼。趙姬有嫪毐之辱。呂雉有辟陽之亂。二張御而鸚鵡喧淫。祿山褁而玉環墮乳。哀姜致齊桓之僇。楊后興投几之書。所謂婦道之貞修。安在也。李后以將種婦。制其君。張后挾飛龍兒。劫其舅。白手進浣。而明日已燔。曲沃歸脤。而申生已肉。呂后有戚姬之彘。賈氏有太后之誅。所謂婦道之柔順安在也。太白見而朝有二聖。仁宗覲而天有二日。鄭袖以外資予敵。韋后以斜敕除官。竇后奪梁子以圖稱制。劉修儀攘李子

以擅尊寵。鄧氏貪立幼以久專權，所謂婦人言內之禮安在也。凡此皆不端其化，不杜其漸，以至于此。是以武王懸紂嬖于白旗。宋祖斳母后之與政，愼竝席而表盜却坐，曹退政而韓琦撤簾，劉美妃而李沆焚綸，李氏后而楊億辭詔，劉氏立廟而宗道爭，楊后監國而蔡亢沮。王曾不從謂以去挾字，鄒浩不許劉以代孟氏。君子防微，類如是哉。噫，襄夫人雖淫，不能動子鮑之不可。宋公王雖婪，不能以彥回為亂階。使人君而若二子之正，雖厭弧

箕服之妖可坐而消矣。

后鑒篇尾

臣道篇

臣之道亦難矣貐膏棘軸所以為滑也然而不能運方轂則左右不可忤也鸞膠晉幹所以為合也然而不傅合疏罅則萬民不可不附也狐裘雖蔽不可補以黃狗之皮則舉賢不可參以小人也大車不較不當任琴瑟不較不成音則修法不可得志于奸吏也故持重之臣格于左右親于萬民拔乎君子制乎其吏考之于古君孟珙忠貫金石洪皓忠貫日月晏子以一心事三君周必大以善事其

主胡銓抗和兩朝任死而後已之仁陳瓘劾京一疏得蹇蹇匪躬之道趙鼎持九死毋心之烈自矢氣作山河范純仁遺清心寡欲之章得碑世濟忠直武子不遺其君與友鄒浩不愧其學與名若諸賢者皆古所稱不世出者也他如以社稷臣稱則調和兩宮之王曾不爲利誘死脅之蕭瑀以長城稱則見與于唐宗之李勣見倚于宋孝之張浚以樹累勛則文彥博爲四朝之大臣畢士安爲三朝之賢相裴度係三十年之重輕以持危難則周

召共和而周安舉顏同心而晉治綱與並相而宋寧以動主知則玄宗用人而問如九齡貞宗決事而必詢王旦欽宗見許翰而問識安國以禦外夷則司馬相而遼人戒邊李綱在朝而金人問安楊時見詢于高麗朱熹見問于女貞以啓上下之敬則張栻以綜畫服于諸將鮮于侁以吏治重于溫公趙普以平反知于宋祖以係人主之思則光武憂國而懷祭遵宋帝困胡而思道濟先主敗于吳而念孝直太宗北于遼而思魏徵以追古哲之

芳。則諸葛漢之伊尹，崔與之異代之九齡。允文采石之裴度，宗澤恢復之孔明，蘸希范仝材之孟子。若此者。功炎塞乎天地，勛名著乎竹帛。顧不爽爽偉人歟，

臣道篇尾

內則篇

記曰君之于后。猶天之于地。陰之于陽。相須而成者也。天地不合。陰陽不得。萬物不生。故聖帝明王。覲迎以厚之。宮政以界之。誠以天下之內治婦順。不可一日不章也。自古毋后。若慶都之相高辛。嫘氏之輔軒轅。英皇之佐有虞。后道極矣。三代之興。夏以塗山。商以有莘。周以太姒。邑姜贊武。以成內治。宣后脫珥。以贊中興。齊妃作詩以警會盈。此皆后中之卓卓者也。嗣是而后。章憲之練裙。成肅之澣

服。得石宮衣布之餘風。文明之事績。明睿之躬紅。得夫人手繅之遺意。懿安謝稱制之命。文德避牝鷄之名。非言不出梱之義乎。季隗矢就木之待。齊姜殺漏語之妾。非愛不姑息之道乎。以正荒佚。則遼妃作諷畋之詩。鄧曼借比辭之警。皆望明哲之意也。以撫后嗣。則明德育章之勞悴。慈聖鞠英之盡恩。皆存社稷之忠也。能爭國。則無掫陳四殆之箴。成風請須句之封。惠妃止高麗之伐。能濟變。故則馮好當佚圈之熊。曹后撲焚簫之賊。息嬀消

子元之蠱若虞姬之佞破胡晉后之邪鍾會樊姬之不肖虞丘所謂知人則哲者耶若半后之佯狂却莽鄭妃之握璽拒虎周后之誓死抗堅所謂殺身成仁者耶寵幸難分也而順烈之辭御班姬之進平曹后之畜温成謝后之容賈氏則嫉妬頓消矣戚畹難絶也而曹后之禁外家高后之罪遵裕德妃之却嫡命和熹之止毋來則根蔓盡除矣其他存信睦者則楊姬止晉使之殺穆姬致履薪之請通文學者則著女則之長孫知尊房魏知書

史之楊后。見忌侂冑。垂警惕者。則杜后泣爲君之難。馬后止楚獄之慘。夫孰非振宮範而播芳聲者哉

內則篇尾

禮下篇

賈子曰。君如堂。臣如陛。民如地。陛九級上。廉遠地則堂高。陛無級。廉近地則堂卑。高者難攀。卑者易凌。理固然也。昔堯見善卷。北面而問。子產見胡丘。與其徒齒。聖賢且然。況世主而可慢視其臣哉。故古大臣坐不廉廢者。不曰貪。而曰簠簋不飾。坐淫亂者。不曰汚。曰帷薄不修。坐不勝者。不曰罷軟。曰下官不職。未嘗斥然呼之也。夫何近世。求士如不得。一爲之臣。則畜以廝僕。或車待遊車之裂。或士待

陳妾之餘。優哭在前。賢材在後。何求之大重。而用之大輕哉。宣宗觴朝威肅。令狐綯屏奏事。汗必沾衣。宋祖御下英明。范質廢坐論。至用奏御。哲宗用大臣。由中出。范純仁以爲非用相之道。江馬請司隸督三公。陳元以爲非待相之體。藝祖岸跣見下。竇儀以爲非莊涖之容。御臣若此。古道幾不失哉。此顏斶之對齊宣。獨稱士貴。而酈生之謁沛公。首譏倨見也。嗚呼。君固有分。士亦有志。君固傲霸王。士亦傲爵祿。自古及今。士未有可以慢致者。是

故爲駁則舉而孔思去魯知巳猶屈而越石父請絶桓王不加禮貌于下而黑肩覘鄭國之情漢高箕足以見趙王而貫高起栢人之禍季氏謀侏儒以禮士而諸客有不執之萌此皆以驕泰失之者噫曾不思夏桀爲仍之會有緡叛之商紂爲黎之蒐東夷叛之周幽爲太室之盟戎狄叛之沭之爲人主患豈朝夕之故哉是以明主見賢如其不克取士惟恐不附虞臣鄰之離心而天下從此解體也雖然士固有天下愛之而人主不愛亦有人

主愛之而天下不愛者用天下人愛則天下安用人主愛則天下危故隆禮極于九錫漢以醲新室之爭異數極于三公宋以速右相之亂古云即聾從昧與頑用嚚姦之大者也以是爲禮下吾不知其究竟矣

禮下篇尾

正直篇

人心之義氣。謂不由于上乎。怒鼃一式。而三軍奮。謂必由于上乎。舉朝定畫。而一人抗。大抵。凡民之義。與待文王。豪傑之貞。植自天地。古今正直之士。當言獻直。當事靖共。當太平而不阿。當事故而不變。當爲公而忘家。當出使而重國。未可更僕數也。若李綱之論不避禍。俊卿之言無顧忌。杜範之抗見憚同位。汪應辰之方。側目貴人。包拯之笑難比河清。朱熹之言。直忌佞冑。陳瓘之敢言。有温浩之遺

風常安民之攻奸。爲任重之君子。此皆正直之吐露也。若郎中建之謹書奏太僕慶之愼應對。霍光之行度不失尺寸。謝恩之宰郷。守不假器。梁克家處人以和。而戚倖不假。呂端小事糊塗。而大事必嚴。葉顒平易近人。而大節毅不可撓。汲黯任職無奇。而輔少勇可不奪。此皆正直之恪共也。至于杜衍之還内降。韓休之瘠君容。孟處厚不以外戚阿黨。尹焞不以和議拜官。劉鈞不以丁謂更詔。范純仁不以安石之制誥。不止新法之議。曾開不以秦

檜之執政，輕草事金之書，常安民不居蔡惇之官，任伯雨不聽曾布之誘，此皆秉正直而不阿者也。至若祖逖之聞雞起舞，劉琨之歃血同盟，劉崇翟義之鼓動豪傑，索綝賈疋之忠還長安，丘宗山之碩死為猛將報國，趙方之誓不弛一日紀綱，張良報韓于博浪之椎，胡安發痛于中原之論，王友直魏勝以布衣恢復，仰愧紹興陶侃溫嶠以戎服登舟卒戮蘇峻，此皆持正直而不變者也。他若鄭公之不留家顧，睢陽之不視家書，武穆以金未滅

不營第去病以匈奴未滅不治家祭遵許國而嗣所不乞陽城愛民而室所不求陸抗西鎮是顧而不憂其死張浚冐雪買舟而不惜其身非正直之忘身家乎若道輔以一語褻契丹冨弼以二字爭中國辛仲甫稱諸夏以治遼趙咨張吳國以懼魏張悌不從晉以負吳克黃之使齊不以國家之亂不答君之旨解揚之使宋不以楚子之縶賈君之命華杞之襲莒不以莒子之賂辱君之師路中大夫之使漢不以三國之劫不報君之命非正直

之重國社乎。雖然。正直人所共具。非取人以益之者也。惟人皆失之。故賢者得自見耳。噫使正直獨以諸君子見。亦可慨夫。

正直篇尾

懿矩篇

今之士。談言者。務爲華辨。而不周于用。行身者。競于名高。而不合于功。回互澒涊。以寄爵祿。以誤國家。夫科第以致身而持以爲暴。是厲階也。高位以行道。而據以爲利。是盜資也。是以有道之士。得君行道。則期爲忠良。以無負于君親。以無譏于後世。忠無不盡。謀無不告。其所不爲生。不足以使。而𠠝其利祿。其所許國家。死不足以禁。而𠠝其威辟。是故陳所學。有武侯之二表。姚元之之十事。司馬之六

政。朱熹之四字。若上時政。有吕誨喻疾之政。柳公權筆諫之語。富弼慎好悪之請。李沆除喜事之奏。頽俗所當回。則爲裴頠之崇有。以修職棻。爲陶侃之勤劳。以柱中流。宗社所當重。則爲伊尹之放太甲。爲霍光之廢昌邑。爲檀道濟之廢營陽。私仇所當忘。則爲上卿負荊以謝將軍。爲丞相贖金以驩太尉。爲公瑾之折節程普。爲寇恂之降志賈復。岳武穆之屈事張浚。權宜所當通。則爲紀信之乘輅。爲逢丑父之易車。爲子西之假輿服以保脾洩。

爲趙時賞之畢力以翼天祥忠誠所當激則爲申子培之奪児代死爲弘演之剖腹實肝爲介推之割股濟君爲文摯之鼎烹激主其福利在國家若余玠之城魚山若烏重亂之置淮海若子產之維國甚心術如是事業如是致身之義尚何關哉故曰士君子特患身不修不患不遇不合有柳下惠之道則天下亦父母之邦去慶封之心則晉國亦避難之地不求諸身而隨世浮沉不知爲臣者也

懿矩篇尾

亂本篇

後世抗君倨士。不知遠見。而往往以驕召亂。識者惜之。故晉惠志惰於受玉。史過卜其不長。齊桓色動於葵丘。覇業占其不竟。屈瑕舉趾高。而伯比必其喪師。程鄭以降階問人。而然明知為亡釁。荀瑩以語陵人。而陳恒懼。陽處父賦性剛復。而甯嬴危。戰勝不戒而驕倨。項氏必亡。亡下陽不懼而有功。虢君不稔。此無他。皆驕之為人禍也。郤至之戮。本于鄢陵之戰。齊莊之弒。貽于崔子之冠。霍族萌于驂

乘。智伯分于車上。如郢之患。起于鞭師曹。宋師之敗。起于爭羊膾。當其玩忽之時。以爲是且無害。而不知顯憂大禍。就中伏之。故會稽之遊。勒石自頌。而不知已動取代之雄。咸陽之觀。崇高爲通。而不知已興大丈夫之嘆。故大凡可欲者。罪招也。故豐狐以皮爲罪。虞虢以地爲罪。徐偃王以名號爲罪。可惡者。皆禍胚也。故蜂蠆之死以中人。受乍之僇以詈人。奸皁之然臍以殘人。避禍者。其招其胎。不可不知也。知者明見而遠禍。愚者不知而陷之。

知者明見故因敗而爲功如齊紫敗素而賈
十倍愚者不知故以敗濟敗如饑者食烏喙
而充腹之患甚於饑死夫愚者之人豈樂危
而井之哉如燕之巢於幕上魚之遊於釜中
茫然不知也即小有所知譬之鼠雀之所來
特死之間隙屋之翳蔚而使之爲潛龍寘鴻
之慮則彼知有所不逮也安得不及於禍哉
他如夏禹之渡江黃龍負舟而色不變晏子
之臨難直兵在胷勾兵在頸而誓不回荊佽
飛之登舟兩蛟繞船攘臂拔劍而神不怯蓋

中有所主，志氣不搖。非愚者之不知禍。蓋進於生死之辨矣。

亂本篇尾

實學篇

後世之言曰純樸不殘孰為犧尊白玉不琢孰為圭璋遂謂聖人蹩躠為仁踶跂為義澶漫為樂摘僻為禮而以空言亂天下遂使天下相與習虛談而後實學也今之人挾高奇之說抱無用之言自以為可貴而不知周君之畫筴不異於素髹齊客之寫鬼不難於畫獸故言有微難非務也若恵墨皆畫筴也論有深閎非用也若齊諧皆鬼魅也吾嘗譬之村家貨希珍重果而適通都啟之則實為聖

帛。都邑小子。獲異禽。華飾。而寶藏。山叟跪而請見。則寶爲翡翠。學者之亞帛。翡翠。天下豈少哉。夫伐大木。不持寸斧。舟萬斛不操百金小無補於大用也。飾金玉者非戟刃多雕幾者非馳車。虛無補於實用也。磐石千頃。非富也。象人百萬。非強也。磐石不生粟。象人不可使距敵。皆虛具也。閉户而學操舟之術者。出涉風波而慄。蓋閉户之談。虛談也。建室者。務大而不務實。大不盈丈而類築垣者。務高而不務實。高不及仞而傾。宋王之築武宮也。美

癸倡。悪射稽。然癸三板。而射稽已八板矣。爲學者。實功不繼。言語爲華。内誠不解。形諜成光。以鎮人心。非成之道也。人將循其華而求之。則所售皆虛。所謂秦伯之嫁女。售其媵楚人之粥珠。賣其櫝也。人將循實而求之。則先賞不信。所謂齊廷之濫竽。聽其吹則遁。燕國之猴棘。觀其削則迯也。故曰。有呂王則退之節。而後陸賈之文重。有將相交驩之策。而後陸賈之學實。古人若周勃張相如。兩人論事。皆不出口。萬石君父子治家。不言而躬行。非

務實之意與

實學篇尾

空言篇

夫醴泉井露不足以止渴龍蹯豹胎不足以療饑抗裂膚之寒則錦繡盈篋不如一裘之溫乘百尺之浪則蘭桂爲舟不如一瓠之固言之華固非道之實也繪雪者不能繪其清繪雨者不能繪其聲繪人者不能繪其情言之麗固非道之真也王弼何晏顯棄典文騰以浮說以迴世之視聽范甯以爲罪深桀紂殷浩才名冠世而學無實際庾翼以爲宜束高閣蓋以其空名不實即使人主任之而責

其功若靴遺契而求富也故虞慶之善辨不可以任屋范且之巧言不可以張弓宋人之白馬辨不可以漫稷下用言者胡不辨之昔有人得不死之道燕王遣人傳之道未及傳而人死燕王不知道之無用而恨學之之晚也不亦愚乎董子之戲塗飯塵羹然而歸饟者可戲不可食也故為人君者欲禁空言之學必立之的以為下規夫矢妄發者中秋毫然而不可復無儀的也立五寸之的則逢蒙不能全有儀的也有的則五寸為巧無的則

秋毫亦拙故人主不貴空言則天下以爲的矣中章胥已仕中牟之文學者邑之半平公侍羊舌肸痛不壞坐而仕託者國之鍱此三士者言襲法則官府之籍也行中事則如令之民也故二君之禮大甚若言離法而行遠功則繩外之民也國無事不用力有難不拔甲安則尊顯危則爲屈公之威此何利於二君又何禮之哉此中山親岩穴無用之士李疵覘之以爲必亡也雖然無乎內而飾乎外是設履爲弄也禍物也有乎內而不飾乎外

是焚梓毀璞也詬柖也文實相資文亦未可盡去獨慨夫今之求士者彫琢未施雖以卞和氏之絕珍而不售縷絲未飾雖以湞棘賈之之劍而不粥也遂使天下竟尚空言也

空言篇尾

養心篇

六樂合奏所以爲樂也憂者偏之而悲琴歌促彈所以寫憂也歡者聞之而樂內者主之也拘囹圄者以日爲長當死市者以日爲短日之修短有度心之所感也牛山之歌有感者墮淚朝歌之邑有忌者還車歌非悲邑非忌也心之變也心之所使赭蒼互色東西貿區故此心潛然則狐狸所家蓬藋所崇皆足以適意此心之亂處廊廟猶風雨之不避乘華軒猶塗泥之沾足也是以操存君子養其

心定則事故不能驚嗜欲不能昏死生存亡不能易許衡所謂人心猶印印不差則千萬紙猶是也今之人不爲勢怵則爲利誘同有此心而每每喪之故今有赤子將爲牛馬所踐則路人皆欲活之至國有弱主家有美婦謀之者惟恐其君與夫不罹赤子之患噫操心如此欲無亂得乎夫舍心不事而以慾喪其心是猶千金之子棄其室廬而逸逐於羈旅之鄉者也夫慾之攻心也如賊而心之防慾也如戰誤賊爲已子則[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爲外鶩此

其為害。不可言也。蜂蠆螫指。則窮日煩擾。蚉虻噆膚。則通夕失寐。外疾之害。輕如鴻毛。人知避之。內疾之害。重如泰山。而人不知避。竊咲有心者之愚矣。雖然。養心之功。莫如自然。故胞有重閬。心有天遊。室無空虛。則婦姑勃谿。心無天遊。則六情攘奪。今夫人心之疑以衆口而不解。惟無心者定之。鈞千金之產。雖其父兄不敢以意屬諸其隣。二人之爭。必途之人。曲直之而後釋。蓋無心者。心之本體。天下之所信也。是故魚不畏網。而畏鵜鶘。有心

而網無心也。復仇者。不怨鏌邪。而怨其人。觔無情。而人有心也。評人妍媸。則見乎色。及其自照。則内慚而不怨。鏡無心而說有心也。此可以得無心之妙。而通于自然之說矣。

養心篇尾

明蔽篇

內熱者之飲毒。非不害也。痤疽者之用砭。非不痛也。如是而害除也。饑而倍食。渴而大飲。熱而投水。寒而投火。雖暫怡性。必爲後患。菖蒲去蚤蝨而來蚰蜒。礬石止齲痛而朽牙根。不可不辨也。慮虎在前。地有墮珠。雖貪如盜跖。手不敢拾。懸轂向心。路有西施。雖淫如景陽。而目不敢視。利緩而害急也。利緩而害急。則人知之。利急而害緩。則人不知。夫棲一塵於睫。大如車輪。置車輪于百步之外。則其小

亦如一麈。非物大小變遠近蔽之也。宋人得燕石而珍函。不知玉者也。秦客甘臞蛇以爲鯉。趙人惑世音爲伯牙。不知聲味者也。齊人蹢其子而求鈃鍾。楚人寄蹢闌而上夜舟。不知利害者也。項羽不學一藝。韓信不營一飱。性大不綴細也。晉文種米。曾子植羊。習大不習小也。知伯知庖人亡炙。而不知二國亡盟。子陽知園吏亡桃。而不知己之亡身。文少禽知越之所必霸。而不知己之將烹。郭璞知天下之所必合。而不知己之將禍。吳見艾陵之

勝而不知干隧之敗冠軍知項之亡于驕而不知已之僇干抗知有所明心有所闇也大抵深山大澤之寶無意于寶者見之操舟於河舟勢水性惟忘于水者見之白刃捍乎胸則目不見流矢拔戟加乎首則十指不辭斷非流矢無傷十指可斷也利害奪之也彼其心爲患刼智爲禍蔽迷其中而不悟而傍視者反知之石勒聽漢書而立六國之得失一開輒決先主以連營七百里伐吳而曹丕立知其敗豈石勒過高祖而先主不如曹丕哉

此在利害之內。而彼在利害之外也。故風濤浩蕩。舟上人不知懼。而舟外人懼之。酣醉怒罵。席上人不知懼。而席外人懼之。彼當事者固不知也。故抱甕知輕重者。必在甕外。望室知高下者。必在室外。處當世而知利害者。必在利害之外也。

明蔽篇尾

耀德篇

堯攻胥敖。以順遠方。舜却有苗。以易其俗。禹伐扈鶩有扈。以行其教。三王以上。皆用兵也。周包建橐以昌。而秦鑄兵人以亡。宋釋兵重以弱。太康韜兵革以亂。兵其可去哉。顧聖人所用者兵。其所以用者德。不以人之壞自成也。不以人之卑自高也。彼實虐其民。天下家自爲鬭。人自爲怒。我不得不因而應之。故令言若循環。用兵如刺蜚。當之者國爲虛厲。身爲刑戮。而天下不以貶其令名。征不義也。夫

豐隆太一，攝提攙槍，非數在西也，然魏東面而勝天鈌孤逆熒惑奎台，非數在東也，然衛西向而亡，武王行以兵忌東迎太歲至紀而紀，至懷而懷，至共頭而山隧然而卒定天下。由此觀之，天時其可據乎，昔三苗氏左洞廷，右彭蠡，義不修而禹滅之，夏桀之居，左河濟，右太華，羊腸在其北，伊闕在其南，修政不仁，湯放之，殷紂之國，左孟門，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太河經其南，修政不德，武王殺之，楚人鮫革兕犀爲甲，慘[illegible]亡，如飄風，然而兵殆于

垂沙莊蹻分爲四。汝頴以爲險，江漢以爲池。鄧林以爲限，秦兵至而舉鄢郢。若振槁，豈無堅利險阻哉，在德不在險也。昔宋康王黜仁義，尚擊刺，然道有使人不敢擊，不敢刺者。未常不欲見也，有使人不忍擊，不忍刺者。未常不欲得也，夫不忍擊，不忍刺，則所謂仁義也。後世之君，惟不知仁義，則陽樊蒼葛抗其令。方城漢水逞其雄，夙沙之民，攻其君而歸神農。密須之民，縛其君而從文王。大沙之民，逐其主而親鄣。如夏，故聖人能用兵，非用其巳

之民也。德在則民集也。子犯論師。以直為壯。曲為老馬謖談兵。以攻心為上。攻城為下。故寇恂為前驅。而潁川盜服。耿純著威信。而東郡盜降。孔明出信義。而司馬畏如虎。孟獲不復南。豈別有長技哉。我德則重。犢牛債豚。鮮不克也。

耀德篇尾

黷武篇

先王耀德不觀兵兵非聖人之得已也今之人君不知以德爭徒知以力角磨礪鍛甲興兵相疲晉人之侵宋借名于遺老越王之伐吳借名于如皇齊桓之滅蔡借名于問楚趙襄以弟姊襲代有磨笄之號楚王以取息有蔡成併吞之謀噫耀德者固如是耶昔衛人有送妻歸者道見桑婦而說然顧其妻已有招之者矣夫不道而伐人人亦以不道而伐之理固然也故曰以道治者不以兵兵旅之

所處荊棘生焉。是故晉師伐衛。公子鉏大哭。殷浩舉武義之力止。秦穆不聽蹇叔。而三師遠比。神宗不聽安禮。而舉夏無功。滅宫伐匈奴之請。光武以爲荒道。犀首伐田之勸。子莘以爲亂人。卯度之師。用觽止殺。高麗之提馮婦見譏。長平坑而白起不武。要降殺而李廣不侯。顓犬射叔武而衛侯刑。王彥昇殺韓通。不而宋祖斥。匪嫗煦之爲德。株守之爲靜也。兵以義爲鋒。不義則雖利不動。非一動之爲利害。而後將有不可借手足也。是以曹彬下江

南殺戮希有孫策渡江萊茹無犯知莊子挾矢止中轂棄木萃客爲將訓人綏轄此張方平議罷兵而夷簡以爲社稷之福楚許鄭平。趙武子以爲德刑兩成也令之人君內挾搆怨之志外輔以善戰之臣矯箭控弦弄尸刃血甲胄生蟣蝨燕雀處帷幄而民不歸吾嘗譬之討罪而貪其國蹊田而奪之牛者也伐此而及彼室于怒而市于色也。居大而圖小。有文軒而竊敝轝也敝有用而求無用棄腴地而求石田也備其國以資強鄰所謂盧鋭

相罷以假田父之功。鷸蚌相持以資與人之利也。故惟有國家遠慮者。愼于用兵。期無召釁。武王伐殷。三見告而後治賦。晉文定霸。三示教而後即戎。宋君伐曹子魚欲五年而後用武。文無畏之死。宋公寧肉袒以謝荆。張魁之難。凡縣寧按蒸而不動。嫚書之酧。季布指樊噲爲諛主。突厥之救。宋景官報靈荃于逾年。所以恩信未著。宋祖不加兵于北漢。而開邊生事。陳湯傅介子。所以不受賞也。

贖武篇尾

論兵篇

兵亦難言矣。軒轅制五陳，以生克爲勝負，太公制六韜，極變化于陰陽，妙入三奇法陳八陣，自天地以至鳥翔者，風后也。而由方員以及鴈行，則孫子之兵，自曲直以至車箱者，吳起也。而由洞雷以及折衝，則孔明之法，至于天行地軸之分布，左右相生，七八六九之經緯，前後不一，此皆古之兵法也。神而明之，存乎其人。然亦何嘗拘哉。故曰，兵之義正，兵之法奇，一無得，則不勝，全得之，則全勝，得一而

不得已而起必萬全而後動故天子不得馳營俾臣不得後令則軍法不可不嚴也有軾蛙之主則姑蘇可城有沈舟之率則王離可縛故士氣不可不作也有項伯而亞父之玦虛有靳尚而張儀之計遂則外資不可少也草具進而亞父䟽捐金餽而龍離死則反間不可無也畏刼一語而樂毅歸㤙括一言而廉頗易則誘言不可廢也韓魏合而知氏滅韓趙不合而大梁存則異議不可持也樹黨以益

勢則九江之遺可用。削翼以孤敵。則絕齊之計可行。三軍憤怒。我之資也。故樂毅幸齊之累子弟。田單幸燕之相墳墓。敵國懈怠。我之藉也。故句踐有臣妾之奉。即墨有遺金之賂。進而求之。有不兵之兵。無戰之戰。則陸賈以一言。讋尉佗。相如以一檄。喻巴僰。班定遠以一舌定西戎。宗角一論而沒卑服。裴度一書而承宗順。韓信下齊之功。不捷于酈生之一說。武臣范陽之擊。不速于蒯通之一言。張陳勸王之兵。不功于養卒之一哭。漢之五萬人。

不多于隨何之一使。田單聊城之圍。不速于仲連之一書。此亦用兵之資。不可不知也。雖然。兵之所用。無物非資。其本實關于將。故將之才望。不可以不重。將重則敵莫敢輕也。是以古之將兵者。必威信服人。而後能功名著國。故楚有觀射攝辭。而鮑癸不敢乘秦。有孟明焚舟。而晉師不敢出。李廣解鞍不走。而匈奴退。陳成子衣製杖戈。而知伯還。汾陽單騎見虜。而回紇服。宗澤單騎諭賊。而王善降。此皆深于兵者也。

論兵篇尾

用奇篇

兵有正有奇。正者游于法律之中。奇者出于揣摩之外。是故左山右水。兵家之常也。韓信背水以破趙。審勢審敵。兵家之要也。于儀先冑而先登。歸師弗遏。曹操所以敗張綉也。皇甫嵩犯之而黄巾服。窮寇弗追。克國所以緩先零也。唐宗犯之而仁杲降。以盈待竭。曹劌用之于長勺者也。而于隧之戰。伯比則以羸誘壯。攻其所救。孤偃行之于曹衛者也。而二國之復。先軫則以携其所交。兵貴神速也。然

吴楚之勝亞父以堅壁而淝水之功安石以
靜定兵向安綏也然比軍之襲杜預以飛渡
而閼與之破馬服君以先登勢異于多寡也
李信以二萬失之楚而繼倫以千人出其奇
機分于強弱也周瑜以弱得于赤壁而先主
以強失之白帝虛而示之以實則虞詡增灶
道濟量沙有而示之以無則馬陵減竈白登
見弱將用而先困之則勾踐以伐齊敝吳高
頻以虛聲減陳子胥以彼出我歸罷楚將取
而先予之則晉獻遺虞以璧馬知伯遺仇由

以廣車秦穆遺戎人以女樂樹敵之疑則韓信渡罌而定魏李請沉艦以服蕭亂敵之志則馮異以赤眉服盆子淮陰以赤幟降趙兵以愚敵人則有鳥教神師之術有魚書狐呼之神以鎮衆心有覆血衣股之言有傷胷捫足之託萬弩齊發孫子之奇千牛俱奔田單之火囊土壅水韓信之權曳柴揚塵欒枝之譎舒車家突尹子之奇雲梯炯浮魯生之巧王濬以炬筏宗政以鐵蒺藜齊賢以燃芻呂蒙以餙賈李光弼以引馬江逌以爇雞犬抵古

人用兵不同，要在因時變化，以就其棊。其出也不可測其成也不可知，故曰運胃中之甲胄，乃可以談兵。泥紙上之孫吳，不足以言戰，何可以拘泥用之哉。

用奇篇尾

將術篇

古之爲將者淝水一戰風鶴皆兵眦髮一怒項王亦怖耿弇之取臨菑半日底績令公之征僕固聞來倒戈吳漢之攻蜀隨戰皆克杜預之平吳望風上印尹繼倫有黑面之稱武穆有蜚來之號曹操觀吳軍而曰生子當如孫仲謀朱溫失朱寨而曰生子當如李亞子夫使將兵者盡若人國其重哉顧其本在附士志作士氣二者將兵之本也志不附則我不得與衆爲一恤士一策所以附士之心也

醇醪一注。帳下醉心。温語一纚。軍中挾纊。况恩及之乎。吳之民閩呂以同其苦用之。則强。夫差以咈心用之。則弱。係所感也。是故唐宗爲思摩吮血。吳起爲士卒舐傷。匹夫可用。則韓信置之築壇。私怨可平。則李靖召之募府。不然。恩不相洽。即左右吳越。敵其不在蕭墻哉。士氣不作。則衆不得與我爲徒。倡義一策。所以振其氣也。夫獵者逐禽無刑罰之威。車馳人趨。各盡其力。其利同也。同舟而濟。卒遇風波。䱜百家之子。相救如左右手。其憂同也。

聖人之號衆能使人相進如猱相救如濟故
義之所激則婦人之削牘可以操戈而救趙
簡孤軍之李晟可以振銳而當兩寇城下之
盟小國可以拒敵樓車之載匹夫可以誓死
黃裳可以主劉闢之征克用可以問黃巢之
罪睢陽諭忠義而士卒憤怨巨源討吳晞而
軍民歡舞劉秀起兵而人以爲漢官威儀復
見今日桓温攻壩上而人以爲不圖今日復
見官軍十年教聚而越力強一宴重九而軍
聲振則作人忠義之心其可緩乎夫子曰民

無信不立。孟子曰。地利不如人和。夫兵食在後。忠信為先。險阻艱憑。多助為至。兵家之尚可知也。否則。即使孫吳運籌于中。頗牧推轂于外。而士氣不振。士志不附。安足制勝哉。

將術篇尾

兵資篇

戰兵之道。一曰守備。二曰料敵。三曰正法。四曰足儲。守備者。先事而備也。恃籍當猛虎奮呼而擊。徒手遇蜥蜴。變色而卻步矣。晉平民不習兵。孫恩至而軍士潰風。梁與四十年無事。侯景入而公私皆震。若唐壞彍騎。停同鼠而社稷失守。可鑒也。趙葵之議報復。曰侯根本既壯。陳德剛之議伐金。曰須人財不匱。故臧宣叔出修繕之令。郕人設升陘之備。西門以足食足兵爲先。閼于以荻垣銅礩遺後。何

可以先事爲迂哉料敵者知敵人之情勢也韓魏變生肘足而車上不知爾朱兆入叩宮門而宿衛乃覺敵情其何得焉故知敵之襲則三百乘方出于秦而十二牛已致于鄭知敵之誘則躡足爲晉有策而授策非秦無人是以劉裕過峴曰虜在掌上馬援聚米爲谷曰虜在目中喜敵之可料也薛公之料黥布果出其下策婁敬之料冒頓果得志于白登魏與秦攻韓而信陵知其難親趙以地媾秦而虞卿決其不可厭曹操攻劉顧袁而郭嘉

知其不即襲犬非知彼之神哉正法者正其統率也宇文太爲府兵兵農不二趙普立戍法士卒不驕故石稷直之令則莊賈必誅亂孫子之律則君姬必斬荀吳不受鼓人之叛以教二心細柳必按天子之轡以中軍法甚脫爲甚投衡楚必不逼晉于險吝則僨禽則還羊祜必不亂紀于吳不然犯法無劍則殿直亂律行列無禮則狂狡倒戟胡沙之敗不誅街亭之敗不斬則軍士不用命矣足儲者軍國大計也屯餉無制則河北仰食桑椹江

淮取給蒲嬴脫巾之呼其能免乎趙充國留屯以久士卒子儀自耕以倡將校蔣宛爲長史兵食常給蕭何守關中轉漕獨支寇洵守河內糧械不絕誠知積貯重計也夫何後世飛芻輓粟兵費幾何而琳宮梵宇土木則漏卮也灶食樵爨兵費幾何而霓裳羽衣宮闈則尾閭也生熟口券日給衣糧兵費又幾何而量珠輦玉倖寵戚畹則濫觴也安望軍需之足哉善用武者壯其備足其儲持其法運其智無用而不勝矣

兵資篇尾

任將篇

兵危器也不得已而借以爲安則其動不可不慎也聖人之用兵卻然而慮瞿然而思若有不欲爲而爲之者奈何後世之人肆志廣欲興兵構怨不增修于德而勤兵于遠賊民之主覆天下之所不欲危蚩蚩然若以戎事爲嘗者何聖人用兵之難而後人用兵之易也是以善用武者塞憤之端杜釁之關迫而後起萬全而後動以不得已之心觀兵而尤以不得已之心任將合聽而衆獨察而斷推

轂而畀無居中之制無出外之監然後收于
席箸之上而不蹈諸覆轍之中故呉王拔刀
斫案而後成破曹之勲憲宗不以一敗易裴
度而後奏淮蔡之績太祖解裘帽以賜全斌
而西征有功眞宗辭裘帽以同將士而北征
制勝內主有張華杜預而後成羊祜之師恊
議有高瓊畢士安而後行寇準之請不然惟
中無獨運閫外無專權將雖良其能有成哉
柰何後世之任將者制李郭于觀軍容典恭
顯于禁旅柄攝中官則白居易之諫不聽內

惑高洪則御史臺之論不行。騎刧易而燕危趙括代而趙敗。鎧仗斬而士雅無功。賞勞輕而令言與變而又況不肖之臣。敗壞其中國得無辱。而師得無喪乎。故房琯虛名而敗于車戰殷浩無實而刧于北征。欽若誦經而閉户。崇岳失畧而禱神魏錡趙旃忿不得于君。而挑戰以倖一敗。僕固懷恩。恐寵衰于賊平。而引蕃夷以爲將。嗚呼且覆亡我國家。而安足制勝哉故以匪人寄閫外以羊將狼者也。將一人而復使一人制之與蔡溫論其子者

也。以債軍代大將。棄騄駬而策蹇驢者也。以此用兵。即孫吳不能決勝矣。

任將篇尾

敗道篇

今之用兵者不察時勢不辨正奇于以取敗是以國嘗試也先軫逞力决武而有干邲之比秦穆漫棄小駟而有韓原之辱楚封燭庸以忤敵而闔呂稱兵唐聽蕭侁以銷兵而河朔失守荆内棄其民外絶其好而申叔必其敗晉主帥無令偏裨無統而伍參卜其危犯五不韙以興師息自成其亡兆樓纂賊以討罪子國見辱于慶封宮闈不謹則有竊符奪軍之妄擇人不審則有[illegible][illegible]宣命之臣種種

敗轍。皆殷鑒也。嗚呼。使宋用彭鉞阻隘之說。則必不敗于泓。秦聽蹇叔送師之哭。則必不墮其旅。唐采原十六衛之作。則藩鎮不興。曹彬用詔旨之言。則岐溝不敗。宋主聽沈慶之之計。必無石頭城之嘆。神宗聽孫固之止。必無舉夏之悔。何至自處其敗哉。蓋嘗合而論之。吳干肉試斷牛馬。金試截盤匜。薄之柱上則斷而爲三。擊之石上。則碎而爲百。以寡敵堅。薄柱擊石之類也。劍無脊之厚。則鋒不入。無脾之溥。則刃不斷。兼兩者而無鉤竿鐔蒙

須之便徒操刃以刺人則未入而手斷以輕犯敵是不執鈎竿鐔須之便者也幸一時之功而議不旋踵使帥臣徒遺之禽計無拙此者天下其誰不左執鞭弭右屬櫜鞬以與我周旋乎故善用兵者德無闕而復動則人莫議其後綏之以義則四夷皆召之宇下毋有異志也由是人實有隙我徐而待之毋爲鄧甥之誅楚侯毋爲荆人之劫重耳毋爲鴻門之示王玦大要在塗我之隙待人之釁乃能制勝焉蓋兩虎不能拘毛兩雄不能相亡亡王

之機，必其治亂相蹈者也。木之折也，必蠹，墻之壞也，必隙。然木雖蠹，非疾風不折。墻雖隙，非大雨不壞。萬乘之主，有能爲亡徵之君風雨者，提大將而平天下，必無僨戰之辱矣。

敗道篇尾